

王雲五主編

莊子今註今譯

下冊

陳鼓應  
註譯

陳鼓應註譯

莊子今註今譯 下冊

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

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 
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十一月三版

莊子今註今譯 下冊

定價新臺幣九十二元正

註譯者 陳 鼓 應

主編者 王 雲 五

發行者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

印刷及發行所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

登記證：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三六號

版權所有  
翻印必究

# 莊子今註今譯 下冊

## 目錄

### 雜篇

庚桑楚	六四五
徐无鬼	六八〇
則陽	七二五
外物	七六三
寓言	七九一
讓王	八〇九
盜跖	八四四
說劍	八七七
列禦寇	九〇二
天下	九二九

## 庚 桑 楚

庚桑楚篇，由十二節文字雜纂而成，其雜亂爲前所未見。「庚桑楚」，人名，這裡說是老聃的弟子。取首句人名爲篇名。

本篇第一節，庚桑楚與弟子對話。「春氣變而百草生，正得秋而萬寶成，」這是自然規律運行的結果。爲政之道也宜自然無爲。抨擊堯舜以來，標舉賢名，使人民互相傾軋，任用心智使人民互相爭盜的混亂政情。第二節南榮越請教老子，談護養生命的道理。第三節，寫心境。「宇泰定者，發乎天光」，即是說心境安泰靜定的人，行於無名迹。第四節，談求知的境域，第五節談保養「靈台」（心靈）。第六節，寫「宇」「宙」、自然的總門（「天門」）爲萬物生滅變化的根源。第七節，由「古之人，其知有所至」說到現代人的是非不定。這一節雜抄齊物論，文字艱澀。第八節，以蹠人之足爲例，申說至禮是沒有人我之分的，至仁是不表露愛跡的。第九節，例舉擾亂人心的二十四種因素。第十節，寫「全人」善於契合自然應合人爲。第十一節，寫順人的所好，就容易被籠絡住，逆人的本性，就難以馴服。第十二節，寫「平氣」「順心」，應事則出於不得已。

一

## 【原文】

老聃之役〔一〕，有庚桑楚〔二〕者，偏得〔三〕老聃之道，以北居畏壘〔四〕之山，其臣之畫然〔五〕知者去之，其妾之挈然〔六〕仁者遠之；擁腫〔七〕之與居，鞅掌〔八〕之爲使。居三年，畏壘大穰〔九〕。畏壘之民相與言曰：「庚桑子之始來，吾洒然〔十〕異之。今吾日計之而不足，歲計之而有餘。庶幾其聖人乎！子胡不相與尸〔十一〕而祝之，社而稷之乎？」

庚桑子聞之，南面而不釋然〔十二〕。弟子異之。庚桑子曰：「弟子何異於予？夫春氣發而百草生，正得秋而萬寶成〔十三〕。夫春與秋，豈无得而然哉？天道已行矣！吾聞至人，尸居環堵之室〔十四〕，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。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〔十五〕予于賢人之間，我其杓〔十六〕之人邪！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。」

弟子曰：「不然。夫尋常之溝〔十七〕，巨魚无所還〔十八〕其體，而鮪鱠爲之制〔十九〕；步仞之丘〔二十〕，巨獸无所隱其軀，而孽狐之祥〔二十一〕。且夫魯賢授能，先善與利，自古堯舜以然，而況畏壘之民乎！夫子亦聽矣！」

庚桑子曰：「小子來！夫函〔二十二〕車之獸，介〔二十三〕而離山，則不免於罔罟之患；吞舟之魚，碭〔二十四〕而失水，則螻蟻能苦之〔二十五〕。故鳥獸不厭高，魚鼈不厭深。」

夫全其形生之人，藏其身也，不厭深眇〔二六〕而已矣。

且夫二子〔二七〕者，又何足以稱揚哉！是其於辯〔二八〕也，將妄鑿垣牆而殖蓬蒿也。簡髮而櫛，數米而炊，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！舉賢則民相軋，任知則民相盜。之數物者，不足以厚民。民之於利甚勤，子有殺父，臣有殺君，正晝爲盜，日中穴阨〔二九〕。吾語女，大亂之本，必生於堯舜之間，其末存乎千世之後。千世之後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！」

### 【註釋】

〔一〕役：學徒弟子（釋文引司馬彪說）。

〔二〕庚桑楚：姓庚桑，名楚。列子黃帝篇作亢倉子。

〔三〕偏得：獨得（林希逸口義）。

成玄英說：「門人之中，庚桑楚最勝，故稱偏得也。」（莊子疏）

〔四〕畏壘：山名，在魯國（成疏）；疑爲莊子假設之山（李勉說）。

〔五〕晝然：明察炫耀的樣子。

〔六〕挈然仁者：標舉仁愛的。

褚伯秀說：「挈然，顯示貌。」（義海纂微）

〔七〕擁腫：形容鈍樸。

〔八〕軼掌：習勞役者（王啟注）；勞苦奔走之人（王先謙集解）。

〔九〕大穰：大熟，豐收。

〔十〕洒然：驚貌（釋文引崔譔、李頤說）。

朱駿聲說：「『洒』借爲『迺』。說文：驚聲也。」（馬叙倫莊子義證引）

〔十一〕尸：主。

〔十二〕南面而不釋然：語見齊物論。「不釋然」，不愉快。

〔十三〕正得秋而萬寶成：「正得秋」，或謂「得」字疑衍（俞樾莊子平議）。一說「得」字當在「秋」字

下。「正得秋」，謂得正秋之時，與「春氣發」句相麗（陶鴻慶讀莊札記）。另一說當作「秋得正

」（武延緒莊子札記）。按：前說不可取，刪一「得」字則與上句文不對稱。後兩說可存。「萬寶

」，元嘉本作「萬實」（釋文）。「寶」蓋「實」字之形誤（王叔岷校釋）。按「草」「寶」生成並

相韻（馬叙倫說），故未改原文，〔今譯〕則依「實」義而譯。

〔十四〕環堵之室：方丈小室。

司馬彪說：「一丈曰『堵』。『環堵』者，面各一丈，言小也。」

宣穎說：「隱處不耀。」

〔十五〕俎豆：奉祀（宣頤南華經解）。

成玄英說：「『俎』，切肉之几；『豆』，盛脯之具；皆禮器也。」

〔十六〕杓：音「的」（釋文）。指眾人注目的存在（福永光吉說）。



〔七〕尋常之溝洫：八尺爲「尋」，一丈六尺爲「常」。見天運篇。

馬叙倫說：「御覽七五引『溝』下有『洫』字。按『溝』下當依御覽引補『洫』字。『尋常之溝洫』，與下文『步仞之丘陵』，相對爲文。」按：馬說可存。然當依王叔岷之說刪下文「陵」字，作「步仞之丘」，與此句「尋常之溝」相耦。

〔六〕還：同「旋」，反轉。

〔五〕鯢鱓爲之制：泥鰍等小魚能轉折自如。

陸德明說：「廣雅云：『制，折也』。謂小魚得曲折也。王云：『制，謂擅之也，鯢鱓專制於小溝也。』」

奚侗說：「案『制』當作『利』。形近而譌。說文：『祥，福也』。言尋常之溝，爲鯢鱓之利；步仞之丘陵，爲孽狐之福也。」按奚說可存。

〔三〕步仞之丘：六尺爲「步」，七尺曰「仞」（釋文）。「丘」下原有「陵」字，疑是衍文，依王叔岷之說刪。

王叔岷先生說：「案釋文引崔云：『疊狐以小丘爲善也。』疑崔本『丘』下無『陵』字。『步仞之丘』與上文『尋常之溝』相耦。記纂淵海五五引正無『陵』字，亢倉子全道篇同。蓋由丘陵爲習見連文，傳寫遂竄入耳。據此，則上文『尋常之溝』下，御覽引有『洫』字，疑亦後人肌切，不知此文原無『陵』字也（淮南俶真篇：『尋常之溝，無吞舟之魚』，卽襲用上文，可證古本『溝』下無『洫』字。）」

〔二〕祥：善（崔譔注）。

〔三〕函：借「含」。

馬叙倫說：「按：『函』同音借爲『含』。」

〔三〕介：獨。

〔四〕碭（ㄉㄨㄛˋ）：同「蕩」，流出。

林希逸說：「碭，流蕩也。比喻名見於世，能害其身也。」

〔五〕螻蟻能苦之：「螻」上原缺「螻」字。「螻蟻」與上文「罔罟」對文，茲據御覽九三五、九四七

及文選賈誼弔屈原文注等書補（詳見馬叙倫義證、王叔岷校釋）。

〔六〕深眇：深遠。

〔七〕二子：指上文堯舜二人。

〔八〕辯：同「辨」。

宣穎說：「凡事分辯，如尊賢授能，先善與利之類。」

〔九〕阨（ㄉㄨㄛˋ）：牆（向秀注）。

### 【今譯】

老聃的弟子，有個名叫庚桑楚的，獨得老聃之道，去北邊住在畏壘山上，他的僕人中有炫耀聰明的被辭去，他的侍女中有矜持仁義的被疏遠；鈍樸的和他一起，勤勞的留下供使。住了三年，畏壘豐收。畏壘的人民相互說：「庚桑子剛來時，我對他感到詫異。現在我以「短暫的」時日來看他便覺得不足，

以「長遠的」歲月來看他却為有餘。他差不多是聖人了罷！你為什麼不一塊來舉他為主，而敬奉他呢？

庚桑子聽說要南面為君，心裡不愉快。弟子們覺得奇怪。庚桑子說：「弟子們對我有什麼奇怪的呢？春氣勃發而百草叢生，正逢秋季而萬實成熟。春季和秋季，難道無故就能這樣嗎？乃是自然之道在運行呢！我聽說至人，安居方丈小室，而百姓隨心所欲悠遊自適。現在畏壘的人民都有心要把我敬奉於賢人之間，我難道是引人注目的人麼！面對老聃的教誨我因此感到不安。」

弟子說：「不是。像小水溝裡，大魚無法轉動身體，而小魚却能來去自如；小丘陵上，巨獸無法隱蔽身體，而妖狐却適宜藏匿。況且尊賢授能，賞善施利，自古堯舜就這樣，何況畏壘的人民呢！老師就聽隨他們吧！」

庚桑子說：「年輕人來！含車的巨獸，獨自離開山林，就不免於網羅的禍患；吞舟的大魚，流出江河而失水，就會被螻蟻所困苦。所以鳥獸不厭高飛，魚鼈不厭深入。全形養生的人，歛藏自己，也是不厭深遠罷了。」

像堯舜這兩個人，又有什麼好稱讚的呢！像他們這樣的區別賢名善利，正如妄自穿鑿垣牆來種植蓬蒿艾草一般。簡擇頭髮來梳，數點米粒來煮，察察然又怎能夠救世呢！標舉賢能則使人民互相傾軋，任用心智則使人民互相爭盜。這些方法，不足以使人民淳厚。人民貪利心切，弄得有子殺父，臣殺君，白日搶劫，正午挖牆。我告訴你，大亂的根源，必定起於堯舜的時期，而流弊存在於千載之後，必定會變得人吃人了！」

二

【原文】

南榮趯〔一〕蹶然正坐曰：「若趯之年者已長矣，將惡乎託業〔二〕以及此言邪？」

庚桑子曰：「全汝形，抱汝生〔三〕，无使汝思慮營營。若此三年，則可以及此言矣。」

南榮趯曰：「目之與形，吾不知其異也，而盲者不能自見；耳之與形，吾不知其異也，而聾者不能自聞；心之與形，吾不知其異也，而狂者不能自得。形之與形亦辟〔四〕矣，而物或間之〔五〕邪，欲相求而不能相得？今謂趯曰：『全汝形，抱汝生，勿使汝思慮營營。』趯勉聞道耳矣！」

庚桑子曰：「辭盡矣。奔蜂〔六〕不能化蠶蠋〔七〕，越雞不能伏鵠卵，魯雞固能矣。雞之與雞，其德非不同也，有能與不能者，其才固有巨小也。今吾才小，不足以化子。子胡不南見老子！」

南榮趯贏〔八〕糧，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。

老子曰：「子自楚之所來乎？」南榮趯曰：「唯。」

老子曰：「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？」南榮趯懼然顧其後。

老子曰：「子不知吾所謂乎？」

南榮趯俯而慙，仰而歎曰：「今者吾忘吾答，因失吾問。」

老子曰：「何謂也？」

南榮趯曰：「不知乎？人謂我朱愚（九）。知乎？反愁我軀。不仁則害人，仁則反愁我身；不義則傷彼，義則反愁我已。我安逃此而可？此三言者，趯之所患也，願因楚而問之。」

老子曰：「向吾見若眉睫之間，吾因以得汝矣，今汝又言而信之。若規規然（十）若喪父母，揭竿而求諸海也。女亡人（十一）哉，惘惘乎！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人，可憐哉！」

南榮趯請入就舍，召其所好，去其所惡，十日自愁（十二），復見老子。

老子曰：「汝自洒濯，孰哉鬱鬱乎（十三）！然而其中津津乎（十四）猶有惡也。夫外鞮（十五）者不可繁（十六）而捉，將內捷（十七）；內鞮者不可繆而捉，將外捷。外內鞮者，道德不能持，而況放道而行者乎！」

南榮趯曰：「里人有病，里人問之，病者能言其病，然其病病者，猶未病也（一十八）。若越之聞大道，譬猶飲藥以加病也，越願聞衛生之經（十九）而已矣。」

老子曰：「衛生之經，能抱一乎？能勿失乎（二十）？能无卜筮而知吉凶乎（二一）？能止乎？能已乎？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？能儻然乎（二二）？能侗然乎（二三）？能兒子乎（二四）？兒子終日噪而嗑不噉，和之至也（二五）；終日握而手不規（二六），共其德也（二七）；終日視而目不矚（二八），偏不在外也（二九）。行不知所之，居不知所爲，與物委蛇，而同其波。是衛生之經已。」

南榮趯曰：「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？」

曰：「非也。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，能乎？夫至人者，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（三十），不以人物利害相撓，不相與爲怪，不相與爲謀，不相與爲事，儻然而往，侗然而來。是謂衛生之經已。」

曰：「然則是至乎？」

曰：「未也。吾固告汝曰：『能兒子乎？』兒子動不知所爲，行不知所之，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（三一）。若是者，禍亦不至，福亦不來。禍福无有，惡有人災也！」

【註釋】

〔一〕南榮越(ㄋㄨㄥˊ ㄩㄝˋ)：姓南榮，名越，庚桑弟子(成疏)。

〔二〕託業：言受學(林希逸注)。

〔三〕抱汝生：「抱」，同「保」。

俞樾說：「釋名釋姿容曰：『抱，保也，相親保也。』是『抱』與『保』義通。『抱汝生』，即『保汝生』。」

〔四〕辟：開(釋文)；假「辟」爲「闢」(郭嵩燾說)。

馬叙倫說：「『辟』爲『嬖』省。『嬖』，親也。形之與形甚親，而物或間之。」按馬說亦可通。

〔五〕物或間之：「物」，物欲(宣穎說)。指物欲形成間隔。

〔六〕奔蜂：小蜂(司馬彪說)；細腰土蜂(成疏)。「奔蜂」上原有「曰」字。「曰」字疑義文(馬叙倫

義證引張伯禱說)

，疑涉上「曰」字而衍，陳碧虛闕誤引江南李氏本、張君房本並無下「曰」字，

當從之(王叔岷校釋)。

〔七〕藿蠋(ㄉㄨㄛˋ ㄓㄨˋ)：豆藿中大青蟲(司馬彪說)。

〔八〕贏：音盈，擔負。

〔九〕朱愚：猶專愚，無知的樣子。

郭嵩燾說：「左傳襄公四年朱儒，杜預注：『短小曰朱儒。』『朱愚』者，智術短小之謂。」

嚴靈峯先生說：「疑係『越』之缺壞而訛。『人謂我越愚』，蓋自舉其名。」按：宣穎注卽說是「自名」。可備一說。

〔十〕規規然：自失的樣子。已見於秋水篇。

〔十一〕亡人：如流亡之人（宣穎注）。

〔十二〕十日自愁：「自」，陳碧虛闕引江南李氏本、文如海本、劉得一本、張君房本並作「息」（馬叙倫義證）。奚侗以爲「自」乃「息」之壞字（莊子補注）。依褚伯秀之說，仍當作「自愁」解。

褚伯秀說：「『自愁』，一本作『息愁』，又作『愁息』。說俱未通。審詳細意，猶書云『自怨自艾』之義，退處旬日，怨艾日前爲學不力，見道不明。」

〔十三〕孰哉鬱鬱乎：何鬱鬱乎哉。

嚴靈峯先生說：「諸解並未得。按：『孰』，何也。『孰哉鬱鬱乎』，乃倒裝句，猶云：『何鬱鬱乎哉』也。爲何而鬱鬱乎？是其中猶有惡邪？」（道家四子新編七五二頁）

〔十四〕津津乎：形容外溢的樣子。

林疑獨說：「津津，猶有發見於外者。」（見褚伯秀「南華真經義海纂微」引）

〔十五〕鞵：音獲，同「縛」。

林希逸說：「鞵，以皮束物。」

王先謙說：「外鞵者，耳目爲物所縛。」

〔十六〕繫：疑當作「繫」。廣韻「繫，音繆」。王篇：「縛也」。「繫」與下「繆」對文（武延緒札記）。



〔七〕內捷：「捷」，同閉。

林希逸說：「捷，閉門之牡，皆檢束之喻。應物於外，欲自檢柅。」

王先謙說：「內閉其心，以息耳目之紛。」

〔六〕然其病病者，猶未病也：老子七十一章：「夫唯病病，是以不病。」

〔九〕衛生之經：即護養生命的道理。「衛生」，即上文庚桑楚所說的「全形抱生」。

〔三〕能抱一乎？能勿失乎：語見老子十章：「載營魄抱一，能無離乎？」

〔三〕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：語見管子心術篇下。

〔三〕條然：無拘無束的樣子。已見於大宗師篇。

〔三〕侗然：無所知的樣子。山木篇有「侗乎其無識」句。

〔四〕能兒子乎：老子十章作：「能嬰兒乎？」

〔五〕終日嗥（尸么）而嗑不嗶（丫），和之至也：「嗥」，同「號」。「嗑」，即喉。「嗶」，啞。

老子五十五章作：「終日號而不嗶，和之至也。」

〔六〕終日握而手不掇（ㄅ、一）：說文無「掇」字（俞樾說）。疑當作「挽」，說文：『解挽也。』通作

『脫』，因形近致誤（嚴靈峯說）。

〔七〕共其德：猶云同其性（林希逸注）。或說「共」「拱」同（王啟注）。

〔六〕瞋：字又作「瞬」（釋文）。一切經音義七二引正作「瞬」。「瞬」即「瞋」之俗（王叔岷說）。

〔元〕偏不在外：不偏滯於外務。